

出了出海关，塞外早寒，上又赶上西北来的寒流，他在县城租的那辆自行车别说骑了，逆风中推着走都十分吃力。下午四点多钟，天色已昏暗，才到公社所在地，离他要去的村子还有二十里路。他索性在赶骡马车的农民歇脚的一家大车铺过夜，就两根咸得发苦的萝卜干，嚼完了一碗硬得难以下咽的高粱米饭，躺到苇箔编的芦席铺盖的土炕上，占了大半间屋躺得下七、八个人的大统铺他一人睡，这天气乡里没人赶车出远门。也许是出示了首都来的介绍信的缘故，炕烧得特别热。入夜越来越烫，跳蚤都该烤出油，他脱得只留条衬裤还冒汗，起身坐到炕沿一味抽烟，寻思这乱世农村没准还是个去处。

早起，北风依然挺紧，他把那辆加重可以驮货的自行车留在大车店，顶风徒步走了快三个小时，总算找到那村子。挨家挨户问有没有姓某名谁在小学校的教书的一个老女人？人都摇头，小学校村里倒有，就一个教员，还是男的，他老婆生娃娃，回家照看去了。

“学校里还有人没有？”他问。

“都两年多没开过课啦，还有啥个学堂，生产队作了仓库，堆山芋蛋啦！”村里人说。

他于是又问这生产大队的书记，想找个负责人。

“老书记还少书记？”

他说总归找个村里管事的，当然还是老的好，情况想必更了解。人把他领到了一个老汉家。老头咬住根竹杆铜头的烟袋锅，两手正在擀腾条筐子，不等他说完来意，便嘟囔道：

“俺不管，俺不管事啦！”

他不得不说明是从北京专门来调查的，这才引起老汉的敬重，停下手中的活计，捏住烟袋锅，眯起眼，露出一嘴褐黑的牙，听他把情况说明。

“噢，有的，有这人，梁老汉的婆娘！当过小学堂的老师，早病退啦，来人调查过，她男人唱皮影戏的，成分贫农，没啥问题！”

他解释说，找这老汉的女人是调查别人的事，同他们本人没关系。老头于是带他到了村边的一个人家，进门前，喊了一声：“梁老汉你屋里的！”

屋里无人答应。老头推开屋门，里面也没人，转身对跟在他们身后的村里的几个小儿说：“快喊她去，有个北京来的同志在屋里等！”

小儿们便飞也似的边喊边跑开了，这老汉也走了。

堂屋的墙皮灰黑，除了一张像墙皮一样熏得乌黑的方桌和两条板凳，空空荡荡。灶屋相通，也没生个火。他坐定下来，冷得不行，门外阴沉的天，风倒是减弱了。他跺脚取暖，许久不见来人。

他想，在这么个穷乡僻壤，等一个被打倒的大官的前妻，这女人又何以流落这乡里？怎么成了做皮影戏的贫农老汉的老婆？可这同他有什么关系？无非是拖延回北京的时间。过了将近两个小时，终于有个老女人来了，进门前看见他在屋里，迟疑了一下，停住脚，穿双脏得发

亮的黑布棉鞋，一个道道地地的老农妇，难道就是当年上过高等学府传递情报的那位革命女英雄？他起身问这女人，是不是某某同志？

“没这人！”老女人立刻摆手说。

他楞了一下，又问：“你是不是也叫……”再说了一遍这名字。

“我跟我男人姓梁！”

“你男人是做皮影戏的？”他又问。

“老啦，早不唱了。”

“他在不在？”他小心探问。

“出去了。你到底找哪一个？”老女人反问道，解下头巾，搁在桌上。

“四十多年前，你是不是在四川待过？认不认识一位叫——”他说出那位大官的名字。

这女人眼神一亮，可松泡的眼皮立即垂下，这就不是一双无知村妇的目光。

“你同他还有过一个孩子！”他扔出这么句话，得镇住这女人。

“都早死啦，”女人说，摸着桌面，在条凳上坐下。

没错，就是这女人，他想，应该先宽慰她：“你为党做过许多工作，可是老革命——”

“我没有做过啥事，就伺候丈夫生娃子。”女人打断他。

“你那丈夫当时是地下党的特区书记，你难道不知道？”

“我又不是共产党员！”

“可你丈夫，你那时的丈夫从事党的秘密活动，你会不知道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她一口咬定。

“正是你掩护他逃跑的，你传递的暗号，同他接头的联络员才躲过了，没有被捕，你很勇敢！”

“我啥也不知道，啥都没做，”她矢口否认。

“要不要给你提供点细节，帮你回忆？你们家在二楼，临街的窗边挂了把蒲扇，你当时到窗边把蒲扇摘了下来，怀里还抱着孩子……”他等她回应。

“不记得有这事。”老女人闭上眼，不理睬他。

“这都有当事人的见证，写的有材料。你丈夫，你这前夫，是从后面晾衣服的晒台爬出去的，这也有他写的交代，你对革命有功呀，”他继续诱导。

女人鼻吼出气，轻轻一笑。

“你掩护你丈夫逃跑了，可你倒被埋伏的便衣特务逮捕了！”他发出感叹，这也是调查的伎俩。

“你不都知道了，还调查个啥？”这女人睁开眼，突然冲他大声反问。

“他于是解释说：“你不用紧张，这调查的不是你，也不是你那前夫，你掩护他跑的，他也没被捕，材料都清清楚楚。要了解的是另一位地下党员，后来被捕了，他同你也没关系，可是也关在你同一个监狱里，他怎么出来的？据他交代，是党组织营救出来的，你是否知道点有关的情况？”

“我已经说过了我不是党员，党不党的别问我。”

“我问的是监狱里的情况，比如说，放出来要不要履行什么手续？”

“你问牢里的看守去呀？问他们国民党去呀！我一个女人，关在大狱里，带个还在吃奶的娃娃！”

女人发作了，手连连拍打桌子，就像农村老娘们样的撒泼。

他当然也可以发作，那时调查人同被调查者的关系如同审讯，犹如法官与被告，甚至是狱卒与犯人，但是他尽量平心静气的对这女人说，他不是来了解她如何出狱的，只是请她的提供些当时监狱里的一般情况，比如说，政治犯释放是不是要履行什么手续？

“我不是政治犯！”这女人一口咬死。

他说他愿意相信，她不是党员，作为家属受到牵连，这他都相信，并不想，也没有必要同她过不去。但是，既然来调查，就请她写个证明。

“不了解就写不了解，对不起，打搅了，就到此结束。”他把话先说明了。

“写不到，”女人说。

“你不是还教过书？好像还上过大学吧？”

“没啥好写的。”她拒绝了。

就是说，她不愿留下有关她这段身世的任何文字，不肯让人知道她历史才隐藏到这乡间，同个唱皮影戏的农村艺人相依为命，他想。

“你找过他吗？”他问的是她前夫，那位高官。

女人也不置可否。

“他知道你还活着吗？”

女人依然沉默，就是什么都不说。他无奈，只好把钢笔套上，插进上衣兜里。

“你那孩子什么时候死的？”他似乎信口问了一句，同时起身。

“在牢里，也就刚满月……”老女人也从条凳上起身，随即打住了。

他也就没再问下去，戴上棉手套。老女人默默陪他出门。他向她点点头，告辞了。

到了村外两道车辙很深的土路上，他回头，老妇人还站在屋门口，没扎头巾，见他回头便进屋里去了。

路上风向转了，这回是东北来风，继而飘起雪花，越下越大。荒秃秃的大平原，地里的庄稼都收割了，雪片漫天扑来令他睁不开眼。天黑前，他到了公社的大车店，取了存放在那里租来的自行车，本不必当晚赶回县城，却不清楚为什么匆匆骑上。土路和田地大雪都覆盖了，路的痕迹勉强能分辨。风从背后来，卷起的雪片纷飞，毕竟顺风，他握紧车把手，在被雪淹没的车辙里颠簸，连人带车跌倒在雪地里，爬起又骑，跌跌撞撞，面前风雪回旋，灰茫茫一片……